

歷史創傷與行旅記憶：
吳濁流作品的戰亂敘事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戰亂對人類的影響既深且久，閱讀作家戰亂的書寫，有助於理解個人的歷史記憶，也是面對創傷的方式之一。吳濁流的小說或自傳體小說、漢詩及旅外遊記，長期表達對戰亂的觀感，堪為新文化史的史料，無論質量皆相當可觀。本文從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臺灣連翹》、〈路迢迢〉，及《濁流千草集》、《扶桑拾錦》、《東遊雅趣》、《環球吟草》等詩集及遊記《南京雜感》、《東南亞漫遊記》，以戰亂相關議題為研究素材，探討其敘事意義。因小說多描繪從武裝抗日到太平洋戰爭等世變下的人物處境，而遊記及漢詩則抒發旅外所見世界各地戰跡的感受。故從壓抑的集體記憶、太平洋戰爭的荒謬性與軍事動員、旅外詩的戰亂題材與省思等面向加以詮釋。不僅分析小說重構武裝抗日的敘事，或戰爭期的教化及軍事參與、糧食物資的控管，並探討作者至中國、沖繩、英國及德國等古戰場的感懷，以及對於美國珍珠港事件或日本廣島、長崎原爆等歷史創傷的省思。

關鍵字：戰爭、創傷、集體記憶、壓抑、軍事動員

壹、前言

戰亂影響的層面既深且遠，除表象的生命財產殞滅失落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戰亂傷口的印記之一。在戰時承受的心理創傷，如目睹親人死亡、散離及環境大肆毀壞後的驚嚇，在戰後雖被壓抑，但沉默受苦一代的兒時記憶和身心創傷並未完全消失，成為縈迴不散的記憶。戰爭是人類所製造的慘痛經驗，臺灣經歷數次戰亂，造成的創傷問題頗值得重視。瀏覽以戰亂為題材的作品，重新閱讀這些生命經驗或歷史敘事，有助於理解個人及集體的傷痛記憶，亦是研究心態史的重要素材。日治時期臺灣文獻關於戰亂的題材，如吳德功《讓臺記》與洪棄生《中西戰紀》、《中東戰紀》及《瀛海偕亡記》，多流露文人對戰亂的感受，並呈現民眾在世變中的無奈處境。¹此類關於早期臺灣戰亂的作品呈顯作者敘事心理的動機，從文字所建構的記憶中，透露戰亂所造成的災難與傷痛。

學界對於戰亂與創傷議題的研究已累積一些成果，如以戰爭動員體系主題為探討範疇，或將日治末期的戰時體系分成4個時期，進行以臺灣為中心的國際戰爭研究，探討臺灣遭逢不同歷史時期戰亂的情境。²文學研究者則探討災難與文學等相關的議題，或以廣島的創傷為例，分析臺灣小說二戰經驗的記憶與認同主題。³學術期刊如《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2011

1 吳德功（1850－1924）所撰《讓臺記》描述光緒21年（1895）4月14日中日簽約，至9月27日北白川宮親王卒於臺灣止，逐日記載一百三十餘日民眾參與戰事的情形及史事。洪棄生（1866－1928）所撰《中西戰紀》記錄光緒10年（1884）清法戰爭的經過；另一部《中東戰紀》則記錄光緒21年（1895）清日甲午戰爭的經過為主；《瀛海偕亡記》則記錄武裝抗日的情形。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頁134－155；166－169。

2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香，1996年3月）。吳密察，〈乙未之役（1895）的記憶與描寫〉，「集體暴力及其記述：1000－2000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2005年7月。

3 黃心雅，〈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30卷9期（2002年2月），頁86－117；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6年），頁59－93。如《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的13期以「臺灣文學與戰爭議題研究」為專題。

年10月）曾以臺灣文學與戰爭為徵文專題。至於以太平洋戰爭書寫為研究素材的學位論文，多以鍾肇政《怒濤》、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及葉石濤數部作品為主要詮釋文本。然而，因作家個人的經歷及感受不同，對於戰亂的想像及記憶亦各具風格。在臺灣作家群中，吳濁流於小說、漢詩及旅外遊記裡，長期敘說對戰亂的觀感，流露有關戰亂的省思，無論質與量皆相當可觀。回顧有關吳濁流的研究成果，將發現以往從分析版本或寫作手法，如日本學者河原功（2007年）分析各類版本的流衍。有關另類現代性的主題，如廖炳惠（2002年）的深度詮釋；另如張惠珍（2007年）亦以認同主題為詮釋的焦點。至於家族史則刊載於《新竹文獻》第51期「吳濁流紀念專輯」（2012年9月），如吳載長〈吳濁流家族發展史略〉及故居修復等議題。此外，關於歷年吳濁流研究論文的綜合分析，則如簡義明（1997年）、張恆豪（2011年）等。⁴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少見爬梳其各類文本中戰亂敘事的意義。故本文專就吳濁流作品中有關的戰亂題材，包括戰爭描述及戰後的逃離、流亡影響、戰爭反思等面向，詮釋戰亂與創傷的相關議題。

吳濁流（1900—1976），本名吳建田，新竹人。1941年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一年後返臺，先後擔任1942年《臺灣日日新報》、1944年《臺灣新報》、《臺灣新生報》日文版、1946年《民報》的記者。這樣的經歷，使得他不僅具有觀看歷史事件的敏銳度，且兼具當代現實感。1949年吳濁流擔任臺灣機器工業同業公會專門委員，因公務緣故而出差至世界各地旅行，並於戰後戒嚴時期仍得以親覽許多戰地、遺跡與紀念物。他的先祖曾舉家從廣東遷臺，由於二房的伯父參與抗日戰役，導致家族居處遭日軍燒

4 河原功著、張文薰譯，〈吳濁流《胡志明》研究〉，《臺灣文學學報》，10期（2007年6月），頁77－110。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期（2002年3月），頁84－105。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3期（2007年9月），頁29－65。吳載長，〈吳濁流家族發展史略〉，《新竹文獻》，51期（2012年9月），頁7－20。簡義明，〈吳濁流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以臺灣的研究成果為分析場域〉，《臺灣文藝》，159期（1997年10月），頁8－29。張恆豪，〈從高音獨唱到多元交響－－吳濁流研究綜述〉，《文訊》，305期（2011年3月），頁56－59。

燬。吳濁流自幼聽聞鄉里間描述日本接收臺灣之初，如何透過軍政及掃蕩土匪的理由，殺害民眾以平靖反抗勢力。他於《臺灣連翹》中引用勁草書局出版《日本法和亞細亞》的數據，指出1897 - 1902年間因被指控為土匪而遭逮捕者有8,030人，因而遭受殘殺者則有3,473人；1902年在大彈壓中被捕而處死者有539人，被誘殺者有4,042人。顯現日治之初無論臺灣民眾是否參與抗日，皆可能淪為犧牲者的慘狀。他又自述因親眼目睹廖姓臺籍巡捕蠻橫行徑，致使其童年時期籠罩在日本憲警的陰影下。⁵吳濁流於昭和18年（1943）動筆描述一名受日本殖民統治壓迫的臺灣人，到了中國後又困惑自己定位的情境。此代表作小說《胡志明》（後易名《亞細亞的孤兒》），葉石濤認為是一部不落俗套、不落窠臼的雄壯敘事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長篇著作。⁶《亞細亞的孤兒》完成於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的時刻，吳濁流埋首撰寫之際，無法預知臺灣有一天能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此書在非常時代裡表現出臺灣人的個性與迷失，把臺灣人內心最徬徨的情緒抒發出來。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時代，是難以書寫出這麼深刻的文字。⁷吳濁流以主角胡太明的遭遇為鏡，映照作者自我的處境，流露知識分子思索世變之際的迷惘，早已引發學界探討此小說中孤兒意識及認同的議題。至於吳濁流另兩本《無花果》、《臺灣連翹》屬自傳體的文學作品，記錄親身參與時代的感受及動盪時代紛雜糾葛的內幕。1968年所寫下的第一本自傳體小說《無花果》，勇於揭露當年的二二八事件，展現身為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然於戒嚴時期曾一度遭禁。《無花果》序言提到：「無花果，雖無賞心悅目的花朵，卻總能在被踐踏的土地上，悄悄地結起纍纍的果實。」⁸此書為吳濁流前半生的自傳體小說，同時再現臺灣日治到戰後初期的歷史情境。此外，於1974年完成的《臺灣連翹》，由於處理的議題過於敏感，只有前八章刊登於《臺灣文藝》，直到吳濁流過世後，鍾肇政依他的遺囑將第九章到第十章

5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草根，1995年），頁15、19 - 20。

6 葉石濤，〈吳濁流論〉，收於《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頁276 - 277。

7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8。

8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1995年），書前序。

譯出，始登在《臺灣新文化》上。此書以臺灣連翹一類的黃藤植物比喻臺灣人的命運，其求生的慾望不僅旺盛，不屈的意志也極為強烈。⁹為不使臺灣歷史事件被世人所遺忘，吳濁流除了獨力完成《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臺灣連翹》臺灣三部曲。

除臺灣三部曲涉及戰亂中人的處境之外，吳濁流於單篇小說、遊記及漢詩中亦常書寫戰亂的題材。如短篇小說〈路迢迢〉、遊記《南京雜感》、《東南亞漫遊記》以及《濁流千草集》、《扶桑拾錦》、《東遊雅趣》、《環球吟草》等漢詩集裡，亦蘊含相關的主題。吳濁流如何以文學的筆法表現有關戰亂的敘事？其創作反映哪些敘事與認同的心理狀態？又因吳濁流熱愛旅行，他的旅外書寫，究竟再現何種戰爭遺跡？此類議題又透露作者哪些內在省思？

因小說多描繪從武裝抗日到太平洋戰爭世變下的人物處境，而遊記及漢詩則抒發旅外所見世界各地戰跡的感受。為探究這些主題的種種面向，先以圖一呈現研究進路及論文架構：

⁹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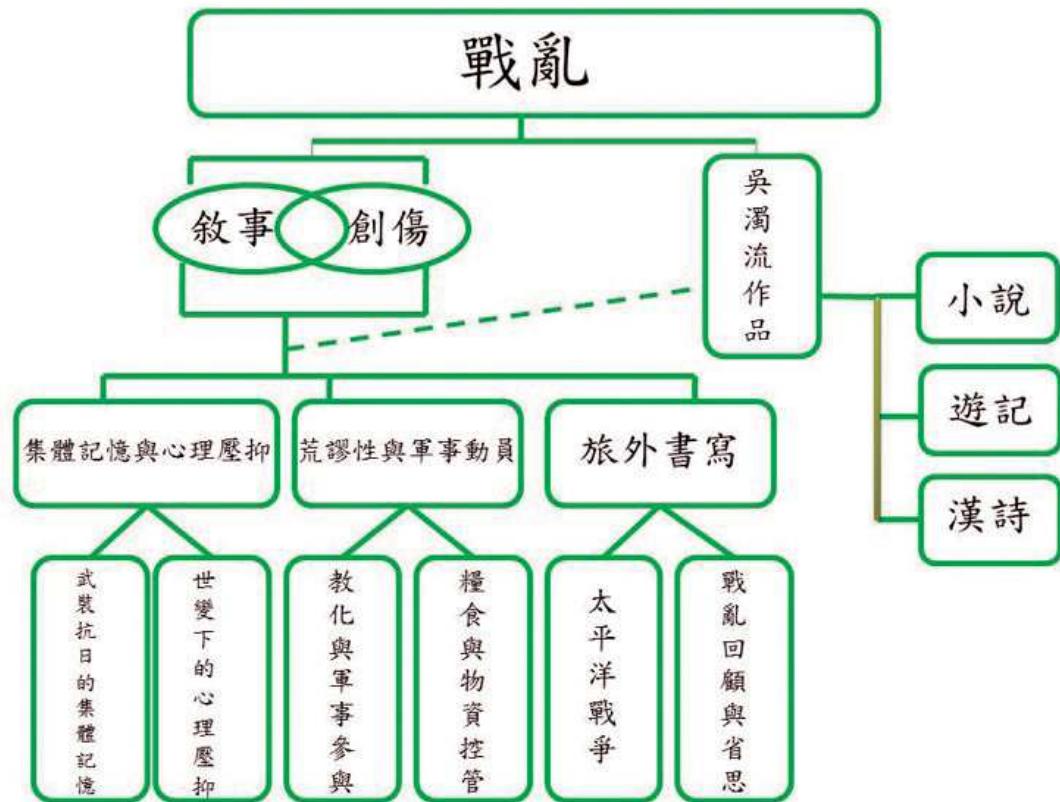


圖1 論文架構圖

本論文所謂戰亂敘事，包括清日戰爭至割臺之後的武裝抗日，或是太平洋戰爭期軍事動員及目睹世界各種戰亂遺跡或紀念物的感懷。吳濁流以親身經歷、聽聞或參訪戰爭遺跡及紀念物等為寫作題材的主要來源。為理解作家的生活背景及作品氛圍，筆者曾訪談吳濁流的兒子吳萬鑫先生、女兒吳愛美女士、孫女吳杏村女士及甥女吳郁美醫師等人，感受親人記憶中的吳濁流耿介個性，並得知其創作的心路歷程及多采的旅遊經驗。¹⁰以下各節就吳濁流長期持續為歷史發聲的作品，爬梳這些書寫戰亂的相關題材，並詮釋其作品所蘊含歷史創傷與行旅記憶的內在意義。

10 筆者曾訪談吳濁流的兒子吳萬鑫先生、女兒吳文美女士、孫女吳杏村女士及甥女吳郁美醫師等人。承蒙這些後代分享對於吳濁流耿介性格及嚴謹家庭教育的感受，並回憶其與文友交流的情形。有關吳濁流手稿，依家屬告知，手稿目前多捐贈新竹縣文化局典藏。訪談時間：2011年12月23日，地點：食記餐廳。

貳、世變記憶與心理壓抑

文學創作揭示歷史書寫的困難與錯綜，所牽涉的範疇引人思索文化、文學共生的過程裡，交參糾纏的可能性。¹¹曾於歷史上存在的戰爭，自開始至結束的過程複雜，如何書寫事件從發生、經過與影響，實與敘事的方式密切相關。¹²為理解吳濁流書寫武裝抗日敘事及心理壓抑的主題，故以其自傳體小說為例，分析小說再現戰爭的敘事特色。

一、武裝抗日敘事

歷史是以官方檔案建構的實證，涉及知識和權力的生產；記憶則是主觀的追溯，牽涉故事情節和懷舊情愫，訴諸個人經驗。¹³作家的戰亂書寫再現個人記憶，因記憶為多重的，且充滿情感，而與歷史檔案有所區隔。吳濁流的作品有別於總督府檔案或官方文書對歷史的詮釋，藉由書寫戰亂的創傷以重現、重塑或重構過去斷裂及破碎的歷史記憶。¹⁴透過吳濁流的文筆，臺灣不同時期的記憶與複雜情感得以再現。例如，他曾於自傳體小說《無花果》分析臺灣於日本統治初期的戰亂形態：「臺灣人認為，用自己的力量開拓的臺灣，清朝竟擅自割讓給日本，是什麼道理？憤慨之餘，民眾都奮起抗日。據著村莊抵抗，被攻破了，又在山野抗戰。這樣在各地進行的抗戰，決不是清朝打的戰。」吳濁流認為臺灣人是開拓與保護臺灣土地者，清朝是敗戰割讓者，而分疏臺灣與中國。吳濁流描繪小時聽聞親人及村民講述關於日本軍隊侵臺時，所呈現「那是怎樣無計畫的抵抗」的情境。他同時也形容文進

11 葉維廉，〈比較文學與臺灣文學〉，《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期（2006年2月），頁11。

12 小說再現與真實世界有何關聯？這個議題在哲學家海德格對於「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的論述中曾提及。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並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存有者的存有，是在其再現狀態中被尋求和發現的。Berger, James, *After the End: Representation of Post-Apocalyp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176–177.

13 Michael J. Hogan, *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

14 La 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

伯的反應：「聽到日軍來了，拿起種田人切田藤的劈刀，和村中的壯丁們，一齊馳赴涼傘頂。但是，當日軍打來的子彈，飛過他們的頭頂時，他驚異之餘，狠狠地逃了回來。」吳濁流作品中所描繪的文進伯，不像是曾經抵抗過日軍的英雄，而是如同受到強盜的侵襲時，鄉里的每一份子都有防衛責任的回應。¹⁵這些敘事透露臺灣人當時的抵抗是保護自身家產的本能反應，未曾考慮到日軍的強大武力；直到日軍的子彈飛過頭頂，才知道需要做些「準備」。他又形容「日軍從山上向那紅旗集中射擊，便丟掉旗子逃走。日軍看到旗子倒了，以為是撤退了，下令總攻擊。可是，不知山腰有竹柵，埋伏的民軍見了日軍，一齊開槍射擊起來，把日軍殺得死傷枕藉。」運用埋伏的方式，民軍實際有效的抵抗日軍，但這只是自發性的行為，並非清朝授意。¹⁶吳濁流認為當時的抗日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既沒有橫的連絡，也沒有縱的系統；更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是為保護鄉土、家園與財產所採取的行動。

《無花果》又描述聽聞鄰村安平鎮一戶胡姓人家主婦的反抗行動，這位大家口中「真正的豪傑」，曾經有「不怕砲火，抱著大竹簍，把飯糰一個一個分給抗戰的人員」的經歷。¹⁷吳濁流具體描繪她在戰場衝鋒陷陣的姿態：

黃昏時候，胡家的主婦心血來潮，命大家把迫擊砲抬到中庭，裝入所有的彈藥，打開門樓的門扉。日軍見了，一齊進攻過來，主婦向迫近過來的敵人瞪視一眼，看準適當的時機，親自在導火線上點了火。轟然一響，日軍倒臥滿地。然後，他們就利用黑夜撤退了。¹⁸

此類敘事的方式，結合歷史場景及人物形象，雖是個案，但吳濁流認為此個案是「女中丈夫」。作者將民間女子英雄化，刻劃其剛毅性格，流露有關女

15 吳濁流，《無花果》，頁3-4。

16 吳濁流，《無花果》，頁3-4。

17 吳濁流，《無花果》，頁4。

18 吳濁流，《無花果》，頁5。

子參與戰事不屈撓的抵抗精神，也填補了歷史書寫的縫隙。

另一本自傳體小說《臺灣連翹》亦提到臺人武裝抗日的歷史與傳說，如具體指出北埔地區蔡清琳聯合隘勇與番人襲陷北埔支廳及派出所，共殺57名日本官民的事蹟。¹⁹此外，關於乙未戰爭割臺後的文人處境，吳濁流〈懷李洪九先生並祝詩碑揭幕〉提及：「抵抗無功故土亡，馬關條約恨難忘。而今滯雪當年恥，禱告先生願已償。狂瀾欲挽嘆無方，啟發後生漢學揚。桃李滿園能繼志，山河今日又重光。」²⁰這首戰後所寫的緬懷詩，藉由對於傳統文人李福如的追悼，一方面敘說武裝抗日的無能為力劣勢；另一方面，則敬仰其發揚漢學及薪傳的方式，隱含亦是以如此心態來安置自我生命。

吳濁流又運用小說中人物的經歷，作為對於武裝抗日與太平洋戰爭的聯結。〈路迢迢〉主角何思源於躲避美軍空襲時，憶及母親所描述曾祖父的事蹟：「聽到日軍大舉南下時，立即投效四方林的抗日義軍陣容，開始了一連串英雄式的抵抗行為。幾場戰役後，義軍本隊已經南下，四方林的群眾並未與本隊取得聯繫，最後各自散去。不久，日軍漸穩定時局，御用仕紳亦隨之出現，曾祖父因被人密告，遭到逮捕後中彈身亡。」²¹地景為保存與傳達祖先記憶的重要場域，然而必須經由人的活動與實踐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並建構出個人與社會記憶相互結合表現的時空場域。²²小說中主角因緣際會至故鄉的四方林，因而使他聯想到有關戰亂地景的記憶。他本來未能深刻體會祖先於戰亂下生存的艱難，但因偶爾至墓碑附近躲避空襲而串起家族的昔日記憶，呈現與地景的關連。

19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草根，1995年），頁23。

20 吳濁流，〈懷李洪九先生並祝詩碑揭幕〉，《晚香》（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年10月），頁16；有關李福如的生平資料，可從《李洪九先生詩碑紀念冊》得知一二。《李洪九先生詩碑紀念冊》收錄門生鍾壬壽所撰寫的〈碑記〉，文中提到其師的背景經歷：李福如（1862 - 1930），字福如，號洪九，渡臺後寓居新竹新埔，曾到南部及東部等地講學，曾於萬巒、內埔、臺東等地擔任漢文教師，擔任萬巒公學校與臺南師範學校的教師，於晚年時創立六合吟社。詳見李怡善編，《李洪九先生詩碑紀念冊》（臺北：新民印刷廠，1969年），書前所附碑記。

21 吳濁流，〈路迢迢〉，《功狗》（臺北：遠行，1977年9月），頁121 - 122。

22 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臺大文史哲學報》，59期（2003年11月），頁55。

歷史是人類對群體過去經驗的記憶，亦為眾人選擇記憶或遺忘的過程，選擇標準與人的求生意志有關，這也牽涉由誰決定何種歷史記憶與經驗應被記憶或遺忘。²³吳濁流小說中的戰亂敘事，隱含創傷與壓抑的經驗，如他在《無花果》提及因戰亂所產生的拋棄、滅絕、孤立無援的意識：「我還在公學校四、五年級時，發生了苗栗事件與西來庵事件，都還是密謀的階段就敗露。事後，據父老們說，為了苗栗事件，在苗栗特地設了一所臨時法院，很多人都犧牲了。」²⁴吳濁流陳述此次武裝抗日事件的後果，致使一些該地十四歲以上男子遭殺害，如此的書寫暗喻作者個人的批判及控訴。他也在《無花果》表達面對日本武力強大，「臺灣人等於是雞籠裏的雞而已」，註定無能為力的心境。²⁵反抗只有招來破滅的噩運，但是內心依然有時生起不平不滿之念；這種反抗的感情是與生俱來的，雖明知無濟於事，仍難免時而湧現。如此心態是對戰亂的無奈，並日漸產生因戰亂所導致的心理壓抑。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雖有共同抵抗日軍的經驗，但即使是同一歷史事件，不同介入者因為自身的主觀感觸而產生各式記憶，不同的敘事者也會依恃各自的文化脈絡、權力關係書寫出不同的「文本」，或有差異的「論述」。²⁶武裝抗日事蹟的論述與統治者的史觀相左，然因吳濁流等作家的作品，而得以另類敘事的方式發聲並恆久流傳。他於作品中試圖建構抗日史觀，其動機是藉由小說批判殖民政府強大武力的威嚇，其意義亦彰顯以此角度強調戰亂記憶的重要價值。

二、世變下的心理壓抑

敘說是「經驗的再呈現」，在敘說的過程當中，包含敘說者個人對所經驗事件的篩選、詮釋及賦予意義。在無秩序的經驗裡，敘說者給予情節，

23 周婉窈，〈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107期（1995年3月），頁34-35。

24 吳濁流，《無花果》，頁80。

25 吳濁流，《無花果》，頁80。

26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年4月），頁62-63。

產生其認知中的真實，並提出某一種觀點。雖然文本再現的客觀性受實證主義者的質疑，但敘說研究者認為敘說者的故事，並不是把外在的世界如鏡中影像的反射，他們是被敘說者建構、創作及修辭，其中充滿敘說者的假設和解釋。²⁷吳濁流的自傳式敘說，反映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並建構一個生命事件。他自言16歲入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於大正9年（1920）畢業，後曾於馬武督分校任教，因日本督察毆打臺籍教員事件而辭職，此事對他刺激甚大。又提及祖父為具漢學涵養的讀書人，對日本殖民政府採取不抵抗的消極態度。《無花果》提及：「祖父的思想，如陶淵明的行徑，想超越現實的態度，不重金錢的地方，中庸的處世法等等，至今仍然對我有所暗示似的。」吳濁流自四歲懂事以來至十三歲祖父病逝為止，一直和祖父共同生活，所以深受其影響。

吳濁流自幼受到家族祖輩的身教及言教薰染，從求學時期到擔任公學校教職期間，長期隱忍日本的宰制而深感矛盾：「我對日本人的橫暴不正，做為一個本島人，不曾感悟有抗議的義務。只是心中憤慨……我確是在性格上有奴隸性，在意識中承認日本人的不法行為，彷彿去勢了的人一樣，被捏造成方便日本殖民地統治的人物。」²⁸吳濁流對於這種「連自身都嫌厭的殖民地型的性格」²⁹有所感悟，於是藉由文字抒發被壓抑的掙扎與嘆息。此書詳細敘述臺灣人「反抗只有自取滅亡，發生了反抗的衝動，也知道不能有什麼作用。明知如此，還敢抱持這種心情，是愚笨透頂，在聰明人看來，恐怕極其幼稚之至。明知如此，而不能妥協的自己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沒有什麼辦法。」文中隱藏無法不顧一切、全力奮戰的壓抑心情：

然而，是否有不顧一切勇敢戰鬥的勇氣呢？也沒有。始終只是個中間份子，不偏不倚的隱藏在灰色裡，永遠不平不滿，不能從牢

27 陳慧玲，〈從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角度看吳濁流在日治經驗下的自我書寫〉，《東南學報》，29期（2005年12月），頁135－149。

28 吳濁流，《無花果》，頁24。

29 吳濁流，《無花果》，頁8－9。

騷感情脫出一步。這樣的感情，是連我自身都嫌厭的。這恐怕就是殖民地型的性格。³⁰

被壓抑的殖民地性格，有時會寄託在「想像」的祖國，他細膩地形容道：「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³¹《無花果》反映日治時期被壓抑的情境下，脫離祖國的孤兒意識，此亦是世變之下所形成的集體記憶。傳統道家與儒家大多反對以情感抒發個人的不幸，也勸阻眾人回憶創傷經歷，因而對創傷保持沉默，頂多以詩歌及隱喻性語言含蓄地傳達。³²吳濁流以文字細膩敘事，表現糾葛的複雜情緒。又如吳濁流在南京時，曾和一位余姓學生、軍資署長及兩位中國軍人朋友一同到蕪湖遊覽。在中華門外車站時，吳濁流因是日本籍而不用受檢，可直接從別的剪票口進入月臺；然而，其中一位友人竟遭到日本憲兵毆打。吳濁流本要向前理論，卻被余姓學生所阻止，並提醒：「這是戰地，老師出面不太妥當。」當時日本憲兵以為那位穿著便服的中國人是平民，因而毆打他。此事件使吳濁流的心情受影響，本來是為解悶而出遊，但沒想到這一來又滿懷鬱悒。³³臺灣作家有關戰亂的作品，在刻意被遺忘的時代氛圍中，努力見證戰亂的傷痛經驗；見證的作用是另一個提供傾聽心創、將心創事件再度外在化及歷史化的媒介。此種書寫有助於臺灣掙脫那一段殖民戰亂經驗的受害命運，大量創作殖民戰亂經驗的作品，正是具有為未來做見證的價值。每人的歷史記憶不盡相同，但不同的歷史記憶織出交集點，在彼此交換經驗時，能形成相通的記憶。³⁴《無花果》展現這種被壓抑

30 吳濁流，《無花果》，頁8-9。

31 吳濁流，《無花果》，頁8。

32 田浩，〈因「亂」而致的心理創傷：漢族士人對蒙古入侵回應之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58期（2003年5月），頁74。

33 吳濁流，《無花果》，頁109。

34 吳智偉，〈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臺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6-7。

的記憶，也不斷闡述在戰亂情境下臺灣人的遭遇。

至於當災難突然來臨，眾人會有不同的反應，或恐慌、逃逸，或進行無目的的暴力侵擾、暫時性麻痺意志與身體。在逃亡與進取都無法實現時，眾人便特別容易產生創傷性的焦慮。那些陷於戰亂及自然災害創傷的人，其精神病症有時會外顯在行為上。吳濁流自身也以文學創作再現臺灣的歷史傷痕，如《亞細亞的孤兒》隱喻戰亂的影響。³⁵《亞細亞的孤兒》主角胡太明及其祖父，皆是受難而造成心理陰影的人物，呈現臺人受到外力衝擊影響下的反應。《臺灣連翹》則表現另類象徵：「他一面玩賞無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籬邊，那兒的臺灣連翹修剪的非常整齊，出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向樹根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對於吳濁流來說，被修剪暗示著臺灣人被日本統治的處境，在這種歷史情境下，特別是在戰時體制，更只能隨日本動員起舞。吳濁流又敘述：「他用驚奇的目光望著，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運，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³⁶連植物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過活，自由伸展，那麼臺灣人呢？在戰亂頻仍的時期，小說中人物的精神樣態，正表現一種因被壓抑而痛苦的集體意識，這也是吳濁流書寫創傷時所要抒發的主要情感之一。書寫創傷是為重新造訪深藏的記憶，透過創傷記憶不斷的展演，釋放過去，對於沈默的過去賦予聲音。這種不斷反覆的歷程是潛意識自發性的療傷企圖，雖重複痛苦的危險，卻出自創傷倖存者吸收和消除創傷經驗的欲求，此一欲求的滿足為療傷的第一步。³⁷吳濁流的作品一方面再現創傷，另一方面也抒發面對創傷的情感。真實的世界並非由單一歷史論述所呈現。敘事傳播強調作者於作品中的種種敘述，是

35 陳嘉農，〈為吳濁流《臺灣連翹》出版而寫〉，收錄於《臺灣連翹》（臺北：草根，1995年），頁8。

36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12。

37 賀心雅，〈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30卷9期（2002年2月），頁86－117。

否能使讀者發現其策略，以重新建構作品中的訊息。³⁸吳濁流的作品提供一個對戰亂記憶的傳播模式，並試圖引起讀者對戰亂敘事的接收。他擅長以所見所聞強化敘事內容的說服力，並將田野訪談融入富有情感的敘事，以引起臺灣人的共鳴。

參、再現戰爭荒謬性與軍事動員

因臺灣受到太平洋戰爭的波及，民眾的生活倍受衝擊。吳濁流透過自傳小說具體鋪陳民眾於戰爭期的處境，流露戰爭諸多荒謬性及軍事動員的實際情形。綜觀其文本多處的內容與臺灣戰爭期的歷史脈絡相關，呈現總督府軍事政策的影響。本節從「教化與軍事參與」及「糧食與物資的控管」兩面向，分析吳濁流如何詮釋戰爭期間臺灣人民的處境。

一、教化與軍事參與

臺灣日治後期恢復武官總督的任命，改制後第一位武官總督小林躋造，於昭和11年（1936）10月1日就任，他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幾項具指標性的政策，所謂積極的皇民化運動由此開始。³⁹昭和15年（1940）臺灣成立皇民奉公會，網羅民間及各階層領導人，成為執行總督政策的有利機關。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的原因，除進行社會動員以推動皇民化運動外；另一因素為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海外的戰線擴大，需在臺灣取得兵源，故實施志願軍制度，再循序漸進採取徵兵制度。⁴⁰戰爭期臺灣社會氛圍

38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Seymour Chatman教授曾經提出一個敘事傳播的理論（narrative-communication）。暗示送訊者／真實作者vs收訊者／真實讀者，他們是各自佔據了傳播的左右兩端。至於他們是否能溝通、達陣，似乎還賴於送訊者／真實作者純熟的敘述／敘事策略之運作，以及收訊者／真實讀者如何成功地發現送訊者／真實作者的敘述／敘事策略。林鎮山，《原鄉·女性·現代性》（臺北：前衛，2011年6月），頁87-89。

39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2004年11月），頁164-172。

40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期（1999年6月），頁178。

的形成，與日本殖民政策的擬定與思想教化、軍事參與密切相關。其中，成立皇民奉公會對於當時臺人思想控制的影響，已從特定階層擴展為大部分的社會群體。因吳濁流小說常流露皇民奉公會的影響面向，故圖2參考許雪姬（1999年）的研究，重新繪製與小說題材相關的皇民奉公會組織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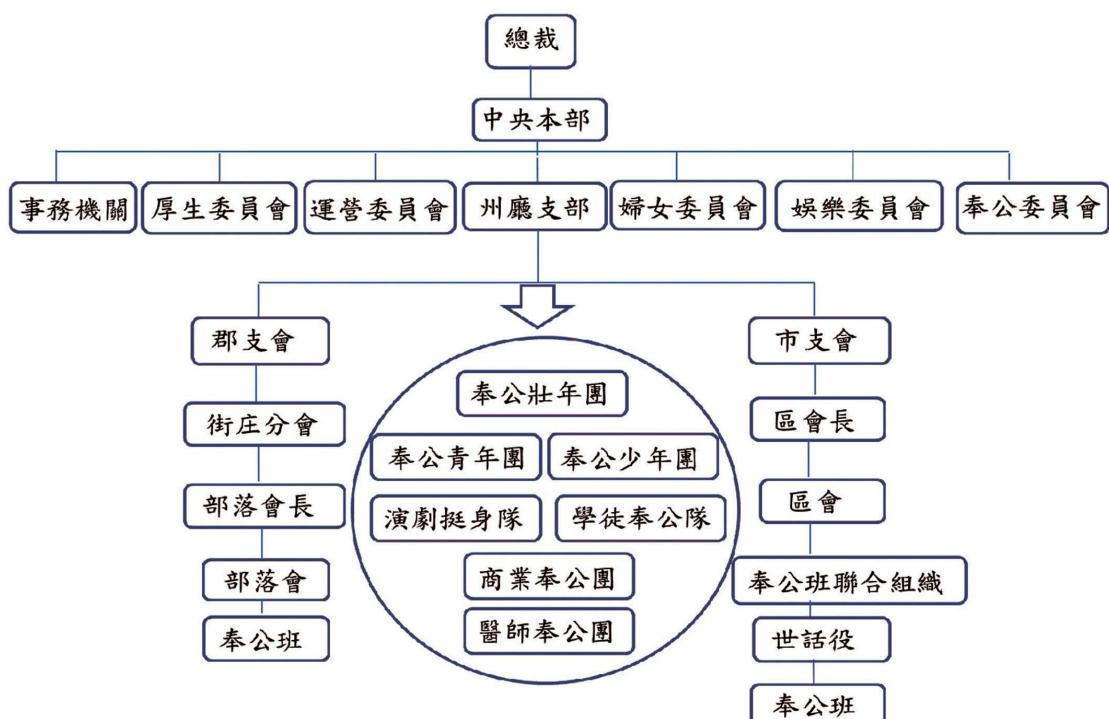


圖2：皇民奉公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出處：參考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重新繪製而成。

圖2顯示皇民奉公會的組織架構層次，一是中央本部，以臺灣總督為總裁，會員為六百萬島民，部長由總務長官擔任，並設顧問以供總裁諮詢。本部底下又成立厚生、運營、婦女、娛樂、奉公委員會，進一步推動皇民化運動。二為地方組織，以各州廳置支部為首，依層分設各級機關，最底層再以十戶為單位成立奉公班，將所有臺人編入組織系統，活用保甲制度，貫徹政策的執行。此外，皇民奉公會又成立許多傘下團體，如奉公青年團、少年

團、壯年團等，以及依職業分別成立商業、醫生、美術等領域的奉公團。⁴¹日本於戰爭期間透過嚴密的組織劃分，由上而下貫徹皇民化政策，藉此達到對臺人實施思想控制的目的。

吳濁流於《臺灣連翹》曾提及皇民奉公會利用組織的力量，動員臺灣婦女進行各種戰爭後援事務，如：「皇民奉公會或愛國婦人會的會員們，為了縫製『千人針』，站在街道上，向路過的婦女，要求她們親自一針一線地縫製，送給出征者做為護身符。」⁴²皇民奉公會、愛國婦女會的會員被動員試圖影響其他人，呈現臺灣婦女日常行動漸為總督府政策所掌控，以作為前方戰士精神後盾的情形。至於女性於戰爭期究竟需面對哪些生活狀態的改變？小說〈路迢迢〉生動描繪實情：「衛生情況越來越糟，尤其沒有浴室最為不便，只能利用河水來沐浴，女孩子則必須待夜晚才能前往盥洗；但因夜間點火開燈易成空襲目標，只得成群結隊手持棍棒，瞎子般的走入河中。」⁴³藉由小說反映當時戰亂所造成日常活動的不適，同時也呈顯人物心生恐懼的緣由。這些敘事流露作者批判戰爭，使得女性在衛生、安全方面，未受到良好照顧與保護，尤其在生活品質低劣的環境中仍需面臨勞動的困境。此外，統治者對於臺人的思想控制愈加嚴厲，如小說刻劃日軍面對臺人抗議的處理方式為：「隊長突然走到右邊，大喝一聲『馬鹿』，用力掌摑了一位青年。」⁴⁴主角何思源的妹妹愛珠，內心話語流露臺人身為被殖民者的悲哀：「連小小的抗議都不被允許，這蠻橫的壓力，正也是日本人的特權，……女人怎麼會這樣軟弱呢？但是，男青年不也是一樣嗎？本島人為什麼必須這樣忍受屈辱呢？」⁴⁵在臺日人的特權造成對臺人的壓迫，於皇民化運動期間變本加厲。

關於戰爭期學校課程及教法方面的要求，吳濁流於《無花果》提到戰爭

41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頁179－180。

42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94－101。

43 吳濁流，〈路迢迢〉，《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頁228。

44 吳濁流，〈路迢迢〉，《吳濁流集》，頁227。

45 吳濁流，〈路迢迢〉，頁144－145。

期的訓練：「特別是在這種戰時，教育根本就不像教育，與訓練狼狗差不了多少。」⁴⁶作者先陳述教化的方式，再以反諷的手法論述「未有勝負結果」或「戰局越加膠著」的狀態。他又於《臺灣連翹》提及：「講授學科注重『國體明徵』及愛國思想的灌輸。」⁴⁷顯示殖民者欲透過教育方式對臺人進行思想教化。此外，更將皇民化的觸角延伸至社會改革運動，對思想與信仰進行控制，如：「連語言、宗教、生活方式都不能不成為日本化了。」⁴⁸吳濁流具體描述此種轉變，殖民者命令青年團把土地公廟加以破壞：「村裏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全部毀除，戰爭依然沒有一個勝負結果。」此外，又試圖改變宗教信仰，要求臺灣人家屬必須穿著和服至新竹神社參拜，其目的為「祈禱武運長久，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戰局卻越加膠著了」。這些文本皆呈顯軍事動員政策的效果極為有限，同時透過作品情節的鋪陳，暗示戰爭期諸多政策的荒謬性。

吳濁流於小說中描述戰爭期日本官方以利用族群的方式，進行對臺人的思想控制，例如宣揚於戰場犧牲自我、奮勇報國的臺人，才能真正成為日本國民等理念。〈路迢迢〉藉由一位日本軍官的戰場經驗，呈現原住民軍事參與的敘事視角：

我們在沒有一顆樹木的原野上碰上空襲。因為沒有地方躲避，所以我就在那兒匍伏下去。高山族青年們看見了馬上飛奔過來遮蓋我，結果我沒有受傷，可是在最上面的中彈了，死了兩個人。⁴⁹

原住民的戰場表現，無論是否被過度渲染，皆成為國民忠誠的最佳範例。關於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動員成效，如昭和17年（1942）第一回的高砂義勇隊招募目標為五百人，動員之後竟然有4,247人前來報效，更有人血書明志。總督府對於這些事件，皆細膩的加以包裝並廣泛宣傳。高砂義勇隊的編成，

46 吳濁流，《無花果》，頁90。

47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95。

48 吳濁流，《無花果》，頁90。

49 吳濁流，〈路迢迢〉，頁142 - 143。

正是日本帝國北進戰事逐漸陷入疲軟，欲以大膽南進扭轉戰略情勢下的產物；對臺灣原住民而言，這場戰爭改造某些原住民的性格與意識。⁵⁰原住民踴躍參與日本海外戰事的敘事，吳濁流於文中以「無私奉獻」來形容，將自我身體交付給統治者，呈顯原住民受到教化後的影響。小說以反諷的表現方式，暗喻文本中的案例多是統治者控制民眾思想的題材，並以獲取軍事利益為最高原則。

徵兵制的產生為改變戰爭模式的關鍵，亦使戰爭成為全體人民的責任。⁵¹〈路迢迢〉提及徵兵制對民眾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如主角何思源的女性友人君子，其三名兄長皆受徵召而上戰場，他的長兄在大場鎮之役時，不知有堡壘而遭齊射犧牲，出征後第五天就收到戰亡的公報。二哥身體虛弱，參戰後於雷伊泰島遭美軍俘虜。三哥是待命基地的飛行員，隨時準備派往前線作戰。君子對軍人的觀感為：「我真不喜歡軍人，每一個都有著一雙可怕的眼光」，⁵²顯示其想法明顯受成長背景所影響。此外，吳濁流曾藉由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描繪臺人與日人於戰爭期間相似的處境。如主角的妹妹愛珠得知日人正雄的決心與感受後，流露出對日本男性命運的悲憫之情。她認為日本男子逃不了這種悲慘的劫數，並以臥軌自殺和特攻來比擬，不禁感到一陣悲痛而淌淚。因此她深切痛恨戰爭，認為戰爭就像「把無辜的羊牽進屠場一樣」。同時又把軍閥與被迫從軍者的關係比喻為鬪牛，此競技是利用人類的好奇心與賭博心理，滿足少數貪得無厭的人而設的，牛則是完全供作犧牲的。如此的比喻正暗示年輕人無法逃避，反抗只是陷入死路的困境。愛珠又對統治者的心態產生另一層覺察：「原來日人也是可憐的，日本軍閥假借愛國尊王的美名，把全國人民驅向戰場當槍彈的靶子。」⁵³在臺灣尚未實施徵兵制前，日本這些「忠君愛國」的青年，多因軍國主義者的操弄而葬送人

50 孫大川，〈被迫讓渡的身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當代》，212期（2005年4月），頁115 - 126。

51 鄭祖邦，〈現代性的戰爭論述——列寧與傅柯對克勞塞維茲的兩種解讀〉，《當代》，212期（2005年4月），頁18、21。

52 吳濁流，〈路迢迢〉，頁133 - 134。

53 吳濁流，〈路迢迢〉，頁148；152 - 153。

生。有些日人雖深知戰爭殘酷卻莫可奈何，如小說中的人物正雄清楚認知日本的戰敗已無可挽回，日本無法和美國的物資與生產量對抗，因而對特攻戰術與竹槍突進隊提出強烈的批判，認為這是科學時代的野蠻人作風。身為空軍飛行員的他為保住性命，希望替日本戰後的重建奉獻心力，所以，在接到特攻命令時，暗自決定離隊後飛往澳洲或印度投降。⁵⁴吳濁流藉由此位虛構人物正雄的遭遇，隱含某些日人難以言說的事實及對戰爭的批判，再現民眾被迫軍事參與不得已的處境，更突顯戰爭的荒謬性。

二、糧食與物資的控管

戰爭末期日本的主戰場逐漸由中國大陸轉移到太平洋地區，臺灣從後方基地改劃為戰區；因此，動員政策重點由軍需工業化的經濟，直接變更為現有資源的汲取。⁵⁵臺灣為米作生產的絕佳環境，但可充作戰時軍用的黃麻、苧麻、甘藷等增產的效果不佳。總督府為了將臺灣打造為南進基地，協助軍需工業的進行，所以必須以人為力量抑制米價。⁵⁶由於臺灣農民多習慣種植稻米維生，抑制米價的政策造成商人剝削農民的情形更加嚴重。另外，總督府要求臺人實踐「皇民化」的生活，其中有不少與戰爭相關的項目，如鼓勵臺人奉獻蔬菜、軍用馬秣、栽培蓖麻（蓖麻油為飛機用之減磨劑）等，⁵⁷多為無償勞力與資源的掠取。整體而言，總督府為配合領土擴張的軍備所需，於日治末期實施的物資統制政策與生產力擴充計畫，造成民間資源分配不平等，大幅影響民眾生活。

首先，戰爭期物資政策的改變，反映殖民者對臺人日常生活糧食與物資的嚴格控管與徵收。《臺灣連翹》呈現當時民眾物資匱乏或遭徵收的情形：

54 吳濁流，〈路迢迢〉，頁150；154。

55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1996年3月），頁204－205。

56 李力庸，〈戰爭與糧食：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米穀統制（1939－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2期（2006年12月），頁113。

57 湯熙勇，〈日治到戰後初期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驗及其影響（上）〉，《臺北文獻》，直字137期（2001年9月），頁161－162。

物質的缺乏越趨嚴重，穿的衣服都是一些纖維代用製品，頗不自由。食米一個人一天只能配到二合三勺（零點四一四公升），其他的副食品也少得可憐。因此，臺灣六百萬的大部分人民都被逼往餓死線上掙扎。但是在軍部的物質卻是豐富的，因為從軍用米、軍用豬到軍用雞、軍用鴨、軍用魚以及蔬菜等，可以任意向民間徵收。⁵⁸

文中顯示臺人嚴重缺乏生活所需的物資與糧食，配給制度日益緊縮，與軍方掌握大量資源形成強烈對比。周婉窈（2003年）的研究指出：當時戰爭末期的總督府的政策，昭和20年（1945）日本於臺灣正式實施徵兵制度；⁵⁹又因戰場需投入大量物資與人力，對民眾生活造成更大衝擊。如〈路迢迢〉描述臺人苦不堪言的景象：「食米實施配給，就算有地方可去，也不會有人能供三餐……不但如此還強迫我們上戰場當砲灰」。那時臺人兵役制已由志願役轉為強制性的徵兵制度，許多人被派往戰場；且在配給制度下的臺人無法與日人享有同等資源，卻必須隨時具受徵召赴前線的心理準備。

此外，臺人日常生活需服粗重的勞役工作，以提供日軍戰爭所需資源。小說描述民眾被動員進行物資採集的情形：如思源的父親被徵召至青埔仔從事開闢機場的作業，母親為了供作軍用的馬草、月桃、相思樹皮、桑樹皮、板葉樹皮、塞麻頭皮等物資的採集而拼命工作。妹妹愛珠則除了學校的工作以外，還被動員率領女子青年團員到頭前溪從事採砂礫的工作。這些敘事呈現日本自戰爭末期工業生產力無法滿足其軍事擴張，需藉助大量人力進行資源掠奪。小說中另提到臺人所生產的物資，並非皆用於軍用皮革與纖維，「國策會社」利用戰爭期間的緊張關係，趁機獲取免費的資源。⁶⁰國策會社雖屬於私人財團，但日本政府藉由人事、財政及組織的審查權加以箝制，進

58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120。

59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年5月），頁141。

60 吳濁流，〈路迢迢〉，頁126 - 127。

而脅迫、利誘其協助總督府推行統制經濟。⁶¹統治者運用政治優勢干預私人企業，刻意掩蓋官方對民間物資的控管。此外，戰爭末期總督府設立經濟警察制度，平常不僅取締各種違反統制經濟法令的行為，並積極宣傳政令且監視民眾的服從度。⁶²如小說中描述總督府透過各種手段，強迫臺人接受不合理的要求：「到時如果不能照量交出來，那就會給加上一項『非國民』的大帽子了，或則停止配給，或則給叫去派出所猛揍一頓」。若哪些人心生不滿即施加壓力，藉此強化對臺人的掌控。⁶³雖然上述為小說中的情節，但多與戰爭期的實際情況為背景，再現統治者對臺人進行的壓迫，無論於物資控管或是人力調度上皆嚴苛的情境。

日本於戰爭後期情勢日漸危急，美國與盟軍對日本採取「包圍突擊」的攻勢，一方面切斷日軍的物資補給線，一方面鎖定某區域以包圍方式進行攻擊。因臺灣為南方地區的中心點，故成為日本的反包圍戰略中心。⁶⁴換言之，臺灣社會已從「銃後守護」的後方角色，逐漸轉換為一線戰場；自1942年以來一直被視為是日本本土與南方的中繼站，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人、物流中心，而成為美軍空襲的目標。⁶⁵臺灣在戰情惡化的狀況下，日本為防止戰爭所需的物質及人資遭美軍截斷，而開始將臺灣要塞化。吳濁流於〈路迢迢〉中形容當時的社會情景：主角思源家前面的馬路上，往來不斷的卡車連日載滿大砲、砲彈、兵士等。那是以前在海岸線的守軍，他們退到山區構築陣地，以便在這一帶迎敵。吳濁流於小說〈路迢迢〉描繪何思源躲避美軍空襲的經歷，再現臺灣日治後期如十八尖山附近被戰亂大肆破壞的景象。他敘述當時避難的情況：「警報一響，他就迅速逃向植物園的方向。同行中有個人不進防空壕，卻鑽進植物園前面一輛卡車底下，結果遭美機格拉曼的掃射而罹難了。」除戰亂現場的慘烈之外，也提及空襲的情境：「遠方

61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180－181。

62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頁115。

63 吳濁流，〈路迢迢〉，頁130－131。

64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209－210。

65 林呈蓉，〈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的社會變革——以《新建設》記事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33期（2009年6月），頁64。

天空衝上了一個火柱，黑煙把整個天空遮住。從那黑煙裡出現了幾架B24，悠然翱翔，如入無人之境。」⁶⁶吳濁流於小說中敘述臺灣太平洋戰爭時期躲避空襲的經驗及傷亡慘痛的景象。因戰況吃緊的緣故，臺人的生活更為艱難，無論是學校、廟宇或工廠皆為駐紮軍隊之用；男女老少則被動員於各種軍事工程的營建，只要被冠上「軍用」二字，即為戰爭時期必須遵循的準則。面對這種處境，小說中的人物思源不禁思考：「萬一美軍登陸，日軍躲在山地，那麼站在第一線就只有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了，他們除了投降還能怎樣呢？日軍為什麼採取這種作戰方式呢？」他體認到殖民者終究僅考量到自身利益，被殖民者則應設法自保。⁶⁷透露臺人於戰爭期間不僅受殖民者所控管，當遭遇危機時亦缺乏最基本的人身保障。

隨著戰爭情勢改變，總督府對於婦女的要求也有所變更，強調必須扮演後備支援的角色；除養育子女、下田勞動外，仍需打理家庭的生活開銷、節約儲蓄並做好防空滅火的工作。⁶⁸吳濁流藉由小說描述日人原有的「特配」，在戰爭期間亦難以為繼，如米、番薯、豬肉、蔬菜、石油、火柴等皆須依靠黑市買賣；然而，軍營卻如天堂一般，肉類、米糧從不短少，剩飯剩菜亦隨意丟棄。⁶⁹《無花果》也反映吳濁流的親人及當時女性於戰爭末期的處境：「物資缺乏情形非常嚴重，一個月內的配給米只夠維持二十天，剩下的十天只能依賴黑市。豬肉、魚肉也都配給，差不多已沒法過下去。女人的一雙手要張羅三餐，辛勞困苦，難以言喻。」⁷⁰記錄臺人生活已陷入無米可炊的苦境，婦女在物資匱乏的狀況下，仍須設法填補食物的缺口，導致民眾生活日益緊縮。戰爭日常的敘事，流露出吳濁流觀看日治末期臺灣社會的視角，不只以臺人的立場批判殖民者，更將在臺日人納入書寫的範疇。

66 吳濁流，〈路迢迢〉，頁123－124。

67 吳濁流，〈路迢迢〉，頁135－137。

68 林呈蓉，〈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的社會變革——以《新建設》記事為中心〉，頁71－72。

69 吳濁流，〈路迢迢〉，頁157。

70 吳濁流，《無花果》，頁107。

肆、旅外詩的戰亂題材與省思

吳濁流一生喜好旅遊，他書寫世界各地戰亂遺跡的題材來源，多是直接親臨事件現場所引發的感懷。⁷¹吳濁流《談西說東》的手稿自言其旅外心境：「自退休以來，離開人群常常覺得寂靜難耐，所以安靜守己也已不容易過日子，於是靜中後動，參加世界旅行，行行走走，要看山水名勝，藉此解脫人生的寂寞。」⁷²（參見圖4）茲歸納吳濁流旅外書寫中的戰亂詩於表一：

表一：吳濁流旅外所撰戰爭詩題一覽表

國家	地點	詩題	出處	頁碼	旅外年代
中國	上海	送禮山再赴上海	濁流千草集	132	1941
		過吳淞炮臺	無花果	95	1941
	江蘇	弔戰場	濁流千草集	121	1941
		偶感	濁流千草集	120	1941
日本	沖繩	弔琉球王墓	扶桑拾錦	60	1971
			東遊雅趣	170	1971
		參觀舊海軍司令壕	扶桑拾錦	60	1971
		參觀山丹塔	扶桑拾錦	60	1971
	廣島	弔廣島原子彈爆跡	東遊吟草 收於濁流千草集	114	1957
			扶桑拾錦	66	1971
			東遊雅趣	195	1971
	長崎	看長崎原子爆彈跡	濁流千草集	213	1957
		觀長崎浦上天主堂弔原子彈爆跡	東遊吟草 收於濁流千草集	114	1957
美國	夏威夷	珍珠港雜詠	環球吟草	53	1968
	華盛頓	硫磺島海軍殉難紀念碑	環球吟草	47	1968
	紐約	聯合國大廈	環球吟草	47	1968

71 吳濁流旅遊世界，如東南亞、中東、歐洲、非洲、澳洲、美洲等地。呂新昌曾根據吳濁流的年譜，整理吳氏的旅外年代。呂新昌，《吳濁流及其漢詩研究》（臺北：前衛，2006年9月），頁84－98。

72 參考吳濁流，《談西說東》，收錄於「臺灣客家文學館網站」：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wu_zhuo_liu/author_main.htm（2012年1月30日點閱）。

德國	柏林	西柏林有感	環球吟草	38	1968
英國	布萊頓	遊英皇夏宮有感	環球吟草	41	1968
馬來西亞	檳城	觀升旗山之碑有感	東南亞漫遊記	18	1972
馬來西亞	吉隆坡	馬來亞之虎事件有感	東南亞漫遊記	25	1972
新加坡	新加坡	讀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有感	東南亞漫遊記	30	1972

備註：

- 1、《環球吟草》、《扶桑拾錦》、《東遊雅趣》合輯於《晚香》（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附表中的頁碼出自於此書版本。
- 2、〈弔琉球王墓〉、〈看廣島原子彈跡有感〉皆同時收錄於《東遊雅趣》與《扶桑拾錦》兩書。
- 3、附表「旅外年代」欄為參考吳濁流年譜所推測的時間。

吳濁流經由參觀戰亂遺跡、紀念館及紀念碑等方式回溯各地戰事，這些歷史體驗可作為「移情」的文化景觀。以下將分項探討他親臨戰亂場景或紀念物後的省思。

一、參訪太平洋戰爭遺址及紀念館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由於造成人類社會龐大的傷害，因此不少地方設置遺址保護區或是紀念館，用以憑弔並提醒世人戰爭的負面影響。在許多與博物館及歷史遺跡有關的旅遊活動中，常選擇以再現的方式展演其歷史觀光符號的內涵，透過這種方式強化歷史景點的符號價值與意義表述。⁷³吳濁流於旅外書寫中，有時藉由戰爭遺跡、紀念館或紀念物等，傳達對戰亂的省思與批判。因太平洋戰爭的題材為吳濁流關注的面向之一，故本節以戰事的發生時間點為序，詮釋其主題詩作。如〈珍珠港雜詠〉描述此事件的戰跡：「珍珠港上想當時，莽撞日軍襲此基。萬里西來看戰跡，秋風落日弔痴兒。」⁷⁴創傷場域的追憶功能是使人認知且見證一個屬於過去的事件，以圖未來的世代所能瞭解。在記憶中必須找一個起點，以便使回憶能夠經由聯想的過程，找回想要記住的事物，則「場所」便成為回憶的起點。⁷⁵詩中所指的「珍珠

73 陳瑾瑜，〈歷史的觀光展演：析論英國哈斯汀戰爭的歷史重演〉，《中正歷史學刊》，13期（2010年12月），頁70–71。

74 吳濁流，〈珍珠港雜詠〉，《環球吟草》（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年10月），頁53。

75 Frances A. Yates著，薛絢譯，《記憶之術》（臺北：大塊，2007年4月），頁96–97。

港」即是回憶的「場所」，此事件發生於昭和16年（1941）12月7日，6艘航空母艦組成的日本海軍特遣兵力，對美設置在夏威夷群島的珍珠港海軍基地進行猛攻。造成美國共計約3,435人傷亡，其中四艘戰艦遭擊沉沒，另外四艘嚴重損毀；飛機全毀188架，受損亦有63架之多。日本襲擊珍珠港，頓時震驚美國，因而增強同仇敵愾的決心，「毋忘珍珠港」更成為全國的呼聲。於是，當時原本遭遇反對勢力阻擋的羅斯福總統（1882－1945），在民意支持下全力加速戰爭的步伐。⁷⁶吳濁流的《環球吟草》詩集呈現至世界各地旅遊的心境。其中這首〈珍珠港雜詠〉與戰爭題材有關的詩，紀錄他親臨事件現場的感發，在夕陽蕭颯秋風中憑弔此歷史事件，表達無法認同日本突襲珍珠港的舉動，更批判日方未顧及後果向美軍發動攻擊的不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硫磺島因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而成為日本的據點，昭和20年（1945）2月19日至3月底的硫磺島戰役，美國與日本雙方傷亡極為慘重。吳濁流〈硫磺島海軍殉難紀念碑〉提到：「硫磺島上樹旗時，勇敢美軍絕世姿。世界紛紛爭霸裡，幾人戰死幾人知。」⁷⁷此詩所述的硫磺島為太平洋上的火山島，面積約為20平方公里，為小笠原群島中的第二大島。島內南部有一座尚未冷卻的死火山，名為折鉢山，此山終年噴發霧氣，因硫磺味瀰漫全島而得名。1945年2月美軍集結約22萬參戰兵力，由第五艦隊司令普魯恩斯上將統一指揮進攻此島，美軍在火力準備階段共投擲超過2.8萬噸的彈藥，投擲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為1,400噸。後來美軍登陸部隊遭日軍火力反擊，因而造成嚴重傷亡。在硫磺島戰役期間，日軍守備部隊陣亡高達22,305人，美軍陣亡則為6,821人，傷患為21,865人。⁷⁸為了紀念此次戰役，美國華盛頓國家公墓陵園於1954年建造一座青銅紀念碑。吳濁流到美國旅遊時，目睹華盛頓阿靈頓公墓旁的硫磺島海軍陸戰隊紀念碑，深有所感。

76 鈕先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省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頁316－329。

77 吳濁流，〈硫磺島海軍殉難紀念碑〉，《環球吟草》，頁47。

78 馬智沖，〈沉默的記憶：圖說硫磺島戰役遺跡〉，《國際展望》，2007卷6期（2007年3月），頁82－83。

而寫下此詩。詩句開頭令人聯想美國著名的二戰照片之一，當時戰地記者所攝陸戰隊士兵攀登硫磺島最高峰，於折鉢山頂豎起美國國旗的畫面。這場戰役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美軍在此建立離日本最近的基地，從島上出發的美軍重型戰鬥轟炸機航程涵蓋大部份日本。從記憶的構成看來，除了親身經驗與詮釋外，更多時候是透過種種再現機制與儀式活動，得以再建構與傳承，而成為國家民族集體記憶。透過對災難事件的詮釋與理解，可以達到重新裱框經驗認知結構的效果，並協助建立具意義且可理解史觀。⁷⁹發生於硫磺島的戰爭，美國與日本曾因立場差異而對此事件有不同的紀念儀式。吳濁流的詩句正提醒後人：美國雖然奪得硫磺島，卻造成美軍六千多人陣亡，兩萬餘人負傷；日軍亦為堅守此島而致使二萬多人戰亡，紀念碑正訴說這場爭奪戰雙方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1971年4月吳濁流至沖繩觀光，曾自言此行單純為好奇心所驅使。他回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昭和20年（1945）3月美軍攻占沖繩的前一日，正從臺北回故鄉避難。當時沖繩戰況激烈且傷亡慘重，令他印象深刻；再加上他對於琉球群島行政權又歸回日本感觸良多，於是決定至沖繩觀光。吳濁流將此趟旅程的見聞寫成《東遊雅趣》，後於《臺灣文藝》刊載；至於此行所作漢詩，則收錄於《扶桑拾錦》、《環球吟草》中。⁸⁰如〈弔琉球王墓〉描述：「荒塚萋萋雜草邊，春來依舊罩寒煙。慘悲戰禍今雖杳，惟見星旗高插天。」⁸¹琉球王國首裏城的歷代王墓，以及三座建在岩壁上壯觀的石建築玉陵墓室，皆位於沖繩本島南部。此沖繩的發源地保存早期歷史古蹟，亦留下太平洋戰爭遺跡，詩中所言星條旗則顯示戰後由美國所統治的現狀。另一首〈參觀舊海軍司令壕〉更道盡戰爭的慘烈：「強暴日軍最後期，深壕地下設軍基。任他狡兔營三窟，難免天誅自殺時。」吳濁流於詩後註解：「此壕

79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文化意涵〉，《中大社會文化學報》，10期（2000年6月），頁35-60。

80 吳濁流，《晚香》，頁169-170。〈東遊雅趣〉即收錄於此書中。

81 吳濁流，〈弔琉球王墓〉，《扶桑拾錦》（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年10月），頁60。

設在一小山地下，深二十五公尺，長二百二十五公尺，是太平洋戰爭沖繩方面根據地隊的司令部。昭和20年（1945）6月13日子夜一點，將兵四千餘名在此壕內自殺。」⁸²此為舊海軍司令部戰壕，正當硫磺島戰役即將結束的時候，另一支美軍部隊正準備攻打位於琉球群島的沖繩島。在島上的那霸和首里兩座城市，日本中將指揮官牛島滿（1887 - 1945）建造由碉堡、山洞及隧道所連接而成的防禦網路。在交戰過程中，儘管兩千名日軍全力抵抗，但終不敵美軍的攻擊，美方於1945年4月24日佔領島嶼。至於〈參觀山丹塔〉一詩提到：「山丹石塔話當年，視死如歸巾幘賢。舊跡猶留千古恨，萋萋芳草繞碑邊。」⁸³此追悼詩背景為1945年3月23日的深夜，沖繩師範大學校女子學部縣立第二高中的女學生二百多名，在18名教師的帶領下至陸軍醫院服務，後來她們多數因過度勞累且受到美軍侵襲而傷亡。⁸⁴山丹塔就是為悼念亡靈而立，石碑上刻着喪亡的女學生和教職員的名字，呈現此次動員所造成的慘烈後果。

二次大戰後，吳濁流於1971年5月至廣島時，舊友小尾郊一博士為他導覽市區名勝。首先他們至廣島高臺遠眺而吟誦道：「重遊廣島上高臺，明媚風光眼界開。草木哪知前劫大，春來仍放好花來。」以草木不受原子彈爆炸劫難的影響，依然於此春季百花綻放，呈現戰後市容復原的景象；草木看似無知，但如今已走過昔日劫難而展現生機。吳濁流因舊地重遊而回憶起15年前第一次參觀原爆遺跡，當時曾作一首〈弔廣島原子彈跡有感〉：「慘極彈痕舊跡存，犧牲廿萬未招魂。江山埋沒人間苦，只見幽花夕照昏。」⁸⁵當年他至歷史現場，親身感受慘烈氛圍；又以傷亡數字突顯戰爭對民眾的巨大傷害。詩中以「埋沒」、「幽花」、「夕照」等意象，隱喻為無辜犧牲的民眾抱屈。他感傷此處彈痕猶新，四周不見樹木花草，只據存一片赤地，樓房慘遭戰火損毀等場景。那年廣島居民死亡人數約為64,602人，1946年8月

82 吳濁流，〈參觀舊海軍司令壕〉，《扶桑拾錦》，頁60。

83 吳濁流，〈參觀山丹塔〉，《扶桑拾錦》，頁60。

84 馬智冲，〈沉默的記憶：圖說硫磺島戰役遺跡〉，頁82 - 83。

85 吳濁流，〈弔廣島原子彈跡有感〉，《晚香》，頁195。

試射線計量局的估計，受輻射傷害者超過15萬1千人。於戰爭毀滅性的現實下，那些傷殘或遺傳的損害，甚至受害者的恐懼心理等，是統計學者所無法確切報告。原子彈不僅摧毀城市，奪去許多人珍貴的生命，並使生還者長期忍受未知的痛苦和煎熬。⁸⁶吳濁流於1957年與1971年參觀廣島原爆平和紀念資料館，眼見這些慘絕人寰的資料而感觸良多。⁸⁷災難紀念博物館強化對戰爭不義之控訴，但各具理念的團體，常出現截然不同的詮釋。⁸⁸如廣島原爆資料館的種種展示，為日本對於此災難事件的紀念方式。當吳濁流再次重回原爆遺跡時，卻見當年的赤地已轉變為公園，花木欣欣向榮，僅留一棟炸壞的樓房作為紀念，他深有所感而再度撰詩：「彈痕猶在令人驚，一瞬犧牲廿萬名。江山不染人間淚，依舊春煙籠劫城。」即使他多年後再次目睹原子彈跡，仍心有餘悸。雖然此地的自然景觀日漸復甦，但當時瞬間原爆所造成的災變，對民間造成莫大的劫難。

吳濁流不僅至廣島參觀二次大戰原爆遺跡，亦至長崎憑弔。1955年長崎設原爆館，他在〈觀長崎浦上天主堂弔原子彈爆跡〉形容：「原子爆彈跡尚存，我來此地弔孤魂。犧牲十萬芳靈杳，剩有頽牆破壁痕。」⁸⁹同樣的遺跡場景，於另一首〈看長崎原子爆彈跡〉更詳細透露觀後感懷：

浦上天主堂，建之殉教鄉，東洋誇第一，美麗又堂皇。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九天，殘酷原子彈，擲下起濃煙。火光焚玉石，焰閃九重天，焦熱生地獄，全市苦油煎。犧牲十萬眾，存者只呼天，轟動全世界，未聞有抗言。基督精神死，問誰代申冤，忍看此聖跡，遍地是孤魂。⁹⁰

86 Detlef Bald著，蔣仁祥，王宏道譯，《核子威脅：1945年8月6日，廣島》（臺北：麥田，2000年12月），頁2-11。

87 吳濁流，〈弔廣島原子彈跡有感〉，收錄於《濁流千草集·東遊吟草》，頁114。

88 Sontag, S.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麥田，2004年10月），頁112-135。

89 吳濁流，〈觀長崎浦上天主堂弔原子彈爆跡〉，收於《濁流千草集·東遊吟草》，頁114。

90 吳濁流，《濁流千草集》，頁213。

此詩所言天主堂位於16世紀基督徒前往宣教的浦上地區，江戶時代的禁教措施未能阻擋民眾持續私下信教；禁教令解除之後，於大正3年（1914）長崎市內建造浦上天主堂。這座曾是最壯觀的教堂，使長崎市的基督徒長時間壓抑的宗教熱情終於可以抒發，以33年的時間興建兩塔式的羅馬式教堂。昭和20年（1945）8月9日長崎浦上天主堂為原子彈落下的中心地點，教堂瞬間夷為平地，只剩下部分殘壁破瓦。當時正在天主堂舉行彌撒的神父與信徒，由於爆炸的輻射，以及隨之而來塌陷崩解的瓦礫，而當場死亡。吳濁流參觀此原爆紀念館，描繪原子彈的威力所造成的傷害和天主堂所僅存的遺壁。陳佳利的研究（2007）指出：博物館透過選擇紀念物再現的功能，建構社會之集體記憶，進而書寫族群與國家的歷史，成為建構想像共同體之重要來源。⁹¹其中災難紀念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經由重新建構與詮釋事件或災難本身，使得創傷經驗重複討論與再經驗；另一方面，因博物館的集體性質及其提供的敘事與參觀經驗，民眾藉由對歷史悲劇及災難之反思，而凝聚民族情感及生命共同體之意識。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館為紀念型博物館，不僅提供民眾一個抒發悲傷，進而建構集體記憶的場所。在民眾的共同記憶中，災難與傷痛比享樂或是光榮更重要，也更有價值，因為它能緊密結合民眾，喚起患難與共的情感，進而使人民凝聚成一個堅實的共同體。⁹²博物館一方面可以透過展示與對歷史事件之反省，扮演促進道德社群形成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連結國家民族之過去與形塑民眾集體記憶、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場域。戰爭紀念博物館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的館為數最多，這些戰爭紀念型博物館成立的目的，是為記取戰爭慘痛的教訓，並且警告世人不再重蹈覆轍，吳濁流所參觀的原爆紀念館即為顯例。

吳濁流因緣際會到世界各地旅遊，如：1972年1至2月因具有機器工業

91 陳佳利，〈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6期（2007年6月），頁102–143。

92 張譽騰，《博物館大勢觀察》（臺北：五觀出版社，2003年11月），頁146。世界各國所建立的各種紀念型博物館，除日本原爆和平紀念館外，又如美國華盛頓猶太浩劫紀念館（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及英國皇家戰爭博物館（the Imperial War Museum）等皆是。

同業至東南亞考察旅行的地點包括香港、曼谷、檳城、吉隆坡、新加坡等，共歷時20日，並將此趟旅行再現於《東南亞漫遊記》（手稿請參見圖5）。此書提及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發生華人與馬來人發生流血衝突事件，犧牲兩千餘人的生命。原本華人與馬來人相處和睦，卻因華人為祖國抗日，當時馬來西亞淪陷於日本，日本軍隊善於離間，造成馬來人仇視華人，而使不少華僑受害。⁹³吳濁流批判日本不思反省自身的罪惡，反誣陷華僑是侵略者，使當地居民與華僑互相懷疑猜忌；直到經歷這場教訓後，馬來西亞境內族群才重新互信合作。遊記中又提到吳濁流一行人前往馬來西亞的「升旗山」，此山為檳榔嶼的最高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綽號「馬來亞之虎」的日本山下奉文大將在此處升旗投降而得名。吳濁流到此因知山下大將殺害無數生命，不禁悲憤作詩：「升旗山上意遲遲，回憶日軍侵略時。山下瘋狂如老虎，令人憤慨讀殘碑。」⁹⁴此外，吳濁流見當地居民經歷戰亂滄桑，所以又吟詩抒發感懷：「日月如梭又幾經，人間故事不留形。江山不見暫時血，依舊江山萬里青。」⁹⁵他於詩後又表達對於馬來西亞的居民已逐漸淡忘被侵略的歷史，不知當年「馬來亞之虎」的指揮官如何迫害民眾，因而感慨不已。

吳濁流至新加坡參觀死難人民紀念碑，此碑由日本賠償金所建立，原是紀念慘遭日軍殺害者。碑文內容提到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軍佔領新加坡，許多無辜的平民慘遭殺害，他們的屍骨經歷20餘年後才得以收殮與重葬。⁹⁶1941年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佔領新加坡長達3年又6個月，並稱作「昭南特別市」（「昭南」有南方之光的含義）。⁹⁷吳濁流見紀念碑遙想當年日軍迫害的場景，現今卻成為男女情愛的幽會地點，於是作詩以抒所感：「讀罷碑文皺兩眉，箇中淚史幾人知。而今四柱豐碑下，談情說

93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5月），頁24–25。

94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18。

95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25。

96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29–30。

97 シンガポール市政會，《昭南特別市史》（東京：日本シンガポール協會，1987年），頁417。

愛對對癡。」⁹⁸吳濁流惋惜如今僅有少數人詳知戰亂事蹟，藉由遊記闡釋此四根柱象徵新加坡的建國精神，與馬、華、印及其他民族共存的內在意義。吳濁流思及這戰亂的紀念物，又不禁發出感嘆：他認為臺灣受日本統治50年，死難人數比新加坡更多，且更為慘烈，但臺灣至今卻未如新加坡建立壯觀的紀念碑。他發覺新加坡重精神而不重物質，所以善用日本賠償金建造此碑，以凝聚國民精神。吳濁流更讚賞新加坡僅獨立6年時間能有今日成就，此種國民性為主要的原因之一。⁹⁹如此跨越疆界後，藉由比較自我與他者文化的差異，並從中批判本土文化的現況。作者於《東南亞漫遊記》再現臺灣與東南亞諸多差異，但同時也梳理連結異地共有的歷史，召喚出戰亂的記憶。

二、戰亂的回顧與省思

旅遊使人超越尋常習性與規範，而能省視內在陌生的自我。透過紀錄旅途中所意識到的事物，隱含窺見旅人被勾動的生命經驗；書寫旅行的流動，則能重新詮釋旅人主體的遊移與認同。¹⁰⁰吳濁流成為一位旅人進入異地社會並接觸異國文化時，所要面臨的是未知或不可預見的變數，因而人的相應有了無窮的可能性。也就是在這些異同的反覆辯證中，吳濁流更瞭解自我觀看世界的面向，讀者也更瞭解旅人的各種反思。藉由吳濁流的旅外書寫，可從中分析其身處異地時，如何觀看、思辨與反省，進而呈現彼此的同質性與異質性。透過旅遊書寫解讀這一去一返之間的立場與轉變，將有助於理解他與異文化之間的關係。吳濁流於昭和16年（1941）1月12日至昭和17年（1942）3月21日，中日戰爭期間曾旅居上海、南京等地，回臺後所撰《南京雜感》以主題式內容，鋪寫至上海、南京行旅的見聞。¹⁰¹此次的中國經驗，對於吳濁流日後的文學創作，如《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及《臺

98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30。

99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30。

100 李君如，彭盛裕，〈境外之鏡：自旅行文本中探索主體的心理投射〉，《人文社會學報》，2期（2006年3月），頁91。

101 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原以日文寫成，曾於《臺灣藝術》連載十個月。

灣連翹》具有深遠的影響。他在《南京雜感》自言對於南京的關心，是始自中日戰爭之後；在此之前，不曾與中國有任何接觸，也未思考過自己的中國觀。曾因日本教科書所言：「鄰國是個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敗的國家，外患內憂無常的國家。」這些學生時代被灌輸的觀念，仍影響留存於他的心中。¹⁰²在赴南京之前，吳濁流曾擔任日文教師，南京之行對他而言，意味著對殖民政府及教育的失望，因而促使他決定一探「祖國」的風貌。¹⁰³吳濁流先到上海，於赴南京的途中所見盡是「滿眼烽煙」，他未料南京處處殘留戰爭影響下的陰影，且無法感受到自由氣息，不禁感嘆道：「我覺得大陸上的人比臺灣人更可憐。如今不管在那兒都是日本人的天下。」¹⁰⁴吳濁流始知中國大陸竟和臺灣一樣受日本軍警的掌控。他到中國親身觀察戰後災難的情景後，所書寫諸多有關戰爭的題材，不只是流露個人體驗戰爭蹂躪後的荒涼感，並隱含批判發動戰爭者的行徑。

他於《無花果》中描述因親眼目睹戰後的上海，不禁感到「國破乞丐在」的悲哀。¹⁰⁵上海滿目瘡痍的景象，令吳濁流感到相當震撼，又因乞丐成群而生淒愴與悲涼。他更具體紀錄於中國所見戰爭遺跡，如《無花果》所提到的〈過吳淞砲臺〉：「戰禍到處留下著痕跡，有一支大煙囪，中間給大砲轟開一個洞。我覺得胸腔裏痛楚陣陣，感慨無量，口占一絕。『百戰英勇跡尚留，吳淞烽息幾經秋。滔滔不盡長江水，今日猶疑帶血流。』顯示往日的激戰，所見皆荒涼。」¹⁰⁶如此以第一人稱親見遺跡的方式，傳達了戰爭悲嘆的情緒而易於感染眾人。後來吳濁流又行至上海而撰寫〈送禮山再赴上海〉一詩：「又事艱難苦別時，莫因時局亂生悲。山河雖復瘡痍滿，肯把中原醫不醫。」¹⁰⁷他目睹城市損毀，內心興起與友朋離別之苦；卻期盼莫因戰事而萌生悲意，即使屢次遭受戰爭波及，只要有決心，重建家園指日可待。另一

102 吳濁流著、張良澤譯，《南京雜感》（臺北：遠行，1977年9月），頁51–54。

103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臺北：允晨文化，2001年5月），頁15–16。

104 吳濁流，《南京雜感》，頁106。

105 吳濁流，《無花果》，頁96。

106 吳濁流，《無花果》，頁95–97。

107 吳濁流，《濁流千草集》，頁132。

篇書寫戰亂無情的作品〈偶感〉則描繪：「神州遍地泣哀鴻，骨肉相殘熱戰中。落日豪華餘艷在，殘威尚染滿江紅。」¹⁰⁸抒發他對戰事連連、家破人亡現象的痛心，以及山河變色的感嘆。

吳濁流於昭和16年（1941）至中國任《南京新報》記者，昭和17年（1942）回臺任職《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昭和19年（1944）擔任《大陸新報》、《臺灣新報》、《臺灣新生報》日文版的記者，戰後1946年任《民報》記者。他於南京擔任從軍記者時，上野編輯部長談及時事，提到從蘇州到南京目睹殺戮與暴行，禁不住慷慨激昂抨擊日本的中國政策之誤，甚至還斷定日本必受天譴。吳濁流記錄道：「如果這些言論給聽到了，那就只有上斷頭臺一途了。他明知這樣，而且竟膽敢向臺灣人的我說出，倒是聽的我著實給嚇了一跳。」¹⁰⁹原有的被殖民身分與歷史記憶交互碰撞，旅行書寫也隱含更多值得探究的調整軌跡。吳濁流不僅紀錄中日戰爭的事蹟，亦以懷古的方式，評論紫金山戰略地位的特殊性。如〈弔戰場〉：「烟俠混沌日昏暗，西望中原弔戰場。故國山河多白骨，紫金山下莫懷鄉。」¹¹⁰幾千年以来，世人認為能控制紫金山就能控制京城，該處因此留下戰爭的痕跡。此山高494公尺，幾乎無樹木，為險阻的岩山，山上殘留著許多小型的碉堡，訴說著當時激戰的情形。¹¹¹在自然風景的表層下，隱藏戰亂苦痛的記憶；動亂結束後反省戰爭，卻難以找出戰爭理性化的線索，僅能以混沌昏暗寄寓困境。如此以反諷的手法勸人莫懷鄉，反映民眾無奈的心境。

吳濁流喜以賦詩方式記錄旅遊所感，他認為漢詩的表現與西洋近代文學的表現不同，是抽象或印象式的描寫，是由現實抽出一個概念，或是印於心的概念；但此概念是根據現實，不是憑空得來的。¹¹²他至英國旅遊曾於參觀皇宮後，撰寫〈遊英皇夏宮有感〉：「西來特訪帝王家，宮殿豪華絕世奢。

108 吳濁流，〈偶感〉，收於《濁流千草集·東遊吟草》，頁120。

109 吳濁流，《無花果》，頁105。

110 吳濁流，《濁流千草集》，頁121。

111 吳濁流，《南京雜感》，頁103-104。

112 吳濁流，《濁流千草集》，頁11。

都是吸民膏血物，珍珠寶貝令人嗟。鴉片戰爭史永存，罪魁宮殿白雲屯。而今霸道已傾敗，宮外斜陽照賊魂。」¹¹³道光22年（1842）英軍以大砲和來福槍發動戰爭，繼舟山被強行佔據之後，又於5月27日從杭州灣轉向長江的門戶吳淞口，6月16日英國以七艘軍艦、六艘輪船首先進攻吳淞砲臺。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大炮對擊，近百人相繼在炮彈的爆炸中身亡，被英艦所壓制後，中國的門戶自此敞開。¹¹⁴吳濁流遊覽英國皇宮時，此夏宮即是一個勾起回憶的場所，使他不禁聯想有關鴉片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藉由批判英國皇室奢華及壓迫民眾的行徑，並以「罪魁」、「霸道」、「賊魂」等負面修辭，譴責侵略者的不義，以強調帝國霸權沒落的必然。

二次大戰從昭和16年（1941）德國計畫性實行滅絕戰爭以來，不僅壓制軍事抵抗，且不理戰爭的成規而下達殺死俘虜的命令，又建立專門特別支隊以謀害反抗者，對於佔領的國家及地區進行掠奪。¹¹⁵當吳濁流到德國時，見西柏林受到戰爭影響的情形，他在〈西柏林有感〉形容道：「戰禍重重西柏林，淪亡痛苦恨尤深。驚看德國人民壯，重建華都費苦心。」¹¹⁶柏林為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的首都，昭和20年（1945）2月3日美陸航第八空軍出動近千架B-17空中堡壘轟炸機，在600架各型戰鬥機護航下，對柏林發動大規模的轟炸，全市幾被摧毀而成一片廢墟。3月英美盟軍先鋒部隊攻入德國境內，蘇聯空軍亦對柏林進行大規模的突擊轟炸。由於長時間處在蘇軍使用的重型爆破炸彈不斷突擊之下，許多防禦工事被摧毀，市內發生數十次強烈爆炸而形成火海。¹¹⁷盟軍的轟炸機在3年內對柏林共投下六萬五噸¹¹⁸的炸彈，蘇聯的大炮在短短的12天戰役中，對城市發射4萬噸砲彈，使柏林陷於

113 吳濁流，〈遊英皇夏宮有感〉，《環球吟草》（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年10月），頁41。

114 麥天樞，王先明，〈中英鴉片戰爭：帝國之昨天〉，《風雲時代》，1996年11月，頁249-406。

115 Dülffer, Jost著，朱章才譯，《二次大戰與兩極世界的形成》（臺北：麥田，2000年8月），頁94。

116 吳濁流，〈西柏林有感〉，《環球吟草》，頁38。

117 于重宇，〈二次大戰十大著名戰役〉，《靈活文化》，2004年4月，頁245-268。

槍林彈雨的環境之中。¹¹⁸吳濁流一方面回顧西柏林戰亂的歷史，一方面也驚訝於德國人民的堅強，並觀摩此民族重建都會的用心。

1968年吳濁流到美國旅遊時，正值越戰期間，他在〈聯合國大廈〉一詩中提到：「聯盟議何事，國際亂紛紛。自由今已杳，越戰斷人魂。」¹¹⁹吳濁流立於聯合國大廈前，質疑此國際組織的功能，如今已無法妥善處理世界紛亂不平的樣態。他甚至批判1959年越戰以來，人類基本人權之一的「自由」已渺茫不見。重大心創者時刻與創傷記憶共存，難以自制，記憶在重複展演中不斷加強，主要導因於「親人死亡，我仍苟活」的罪惡感，使人必須以哀悼和傷痛來紀念死亡。¹²⁰吳濁流的詩隱含越戰慘絕人寰的黑暗面向，某些戰區如同煉獄般的場景，更造成許多士兵及親人深沉的創傷。另一首〈無名英雄墓〉則書寫另一種心境：「為國犧牲死，無名何讚雄。可憐無數骨，地下伴寒蟲。」¹²¹官方試圖藉由塑造紀念碑的意義，彰顯國家的觀點或利益；但紀念碑一旦被建立之後，卻往往被觀者賦予各種解釋，而產生不同於原本意圖的社會效果。因此，紀念碑並不代表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它們所蘊含的是匯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y），亦即許多不同的、分別的記憶，被聚集在共同的空間並被企圖賦予共同的意義。¹²²戰爭是有組織的暴力，由正規的軍事機構，以組織的形式所展現集體暴力，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吳濁流的書寫為經由旅外參觀紀念物以感受戰地氛圍，引領讀者隨著作者的記憶，走過這些時代創傷。

118 Duncan Anderson, Lloyd Clark, Stephen Walsh合著；趙宇清，孫玉澄譯，《東線戰場》（臺北：知書房，2004年5月），頁267 - 268。

119 吳濁流，〈聯合國大廈〉，《環球吟草》，頁47。

120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2001, pp. 22-23.

121 吳濁流，〈無名英雄墓〉，《環球吟草》，頁48。

122 James E. You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

伍、結語

創傷的形成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是在於之後受創主體對其回憶與詮釋。因事件帶給個人的驚嚇過於巨大而無法言說，或是事件的突發性而難以理解；又因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而加強個人之壓抑，使得對於事件詮釋難以有固定的意義。吳濁流藉由戰亂創傷的文學作品，以同理心書寫被壓抑的意識、戰爭的荒謬性與親歷戰爭遺跡現場的觸動。對於清廷割臺後武裝抗日的受挫、軍事動員的物資控管以及教化影響、太平洋戰爭的場景與世界戰亂所造成的災難等題材，於自傳、小說、遊記、漢詩中多有所著墨。

吳濁流的戰亂敘事，實務的層面較多，如戰爭期臺灣人受到皇民化影響；徵兵、物質管制、思想文化管制等。本文透過「世變記憶與心理壓抑」、「太平洋戰爭的荒謬性與軍事動員」以及「旅外書寫的戰亂遺跡與省思」等面向，進行吳濁流作品中戰亂敘事的考察。他於《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臺灣連翹》、《南京雜感》、《濁流千草集》、《扶桑拾錦》、《東遊雅趣》、《環球吟草》、《東南亞漫遊記》及單篇小說〈路迢迢〉呈顯對戰爭所形成的創傷，或體現於性別、認同、族群意識上對戰爭情境的反映。臺灣初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時民眾反抗、軍事動員下臺灣物資匱乏的情景與戰地遺跡的目擊，都使吳濁流一再對戰爭產生難以釋懷的傷痛。因此吳濁流的文學作品多隱含戰爭的慘烈意象，並流露對戰亂背後形成因素的批判與省思。

吳濁流因世界各地歷史脈絡的差異，而創作各具風格的戰亂詩。如：他至中國眼見戰場遺跡而觸景生情；至日本則對太平洋戰爭的地景與原子彈所造成的災難感觸良多。紀錄美國的戰爭則以珍珠港及越戰所造成的傷亡為主；至歐洲的旅遊則隱含效法德國於戰敗後重建的決心，以及批評英國的帝國霸權。至於到東南亞旅遊之際，亦撰詩紀念太平洋戰爭，同時批判戰亂對無辜民眾的衝擊。吳濁流於文學獎基金會成立之際曾以詩吟志：「勢將熬

血挽狂瀾，七十光陰一指彈。寄語萬千諸後秀，一心一德振文壇。」¹²³他除了個人的文學創作外，戰後曾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並設立文學獎，對於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以實際行動落實對臺灣文化的關懷。¹²⁴吳濁流自身也以文學創作再現臺灣的歷史傷痕，如《亞細亞的孤兒》隱喻戰亂的影響；《無花果》、《臺灣連翹》以自傳性質敘述臺灣人於戰亂及世變下的際遇與命運，〈路迢迢〉更直陳對戰爭的厭惡。在旅外漢詩中，提及原爆創傷及對世界各地戰亂的深沉感受。吳濁流以旅人身分運用聯想，以理解歷史遺跡及紀念物的歷史文化內涵。文學是吳濁流發聲與抒發情感的重要載體，從他的文學作品見證戰亂所造成悲慘的災難，也再現歷史創傷與行旅記憶。他不僅著重於記錄歷史創傷及地景的脈絡意義，並透露其深層的歷史意識，及喚起大眾珍惜自由和平的普世價值。



圖3 吳濁流旅外所撰戰爭地景圖

出處：本文作者自繪。

123 吳濁流，〈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有感〉，《晚香》，頁16。

124 吳濁流的孫女吳杏村於座談提到：幼時協助祖父將每期剛出版的《臺灣文藝》，裝袋分贈文藝界朋友的情形，呈現吳濁流及家人為此刊物付出的心力。此為2011年12月23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舉辦《臺灣文化講座》活動之一，李瑞騰「愛旅行的吳濁流先生」演講座談會上分享。

歷史創傷與行旅記憶：吳濁流的戰亂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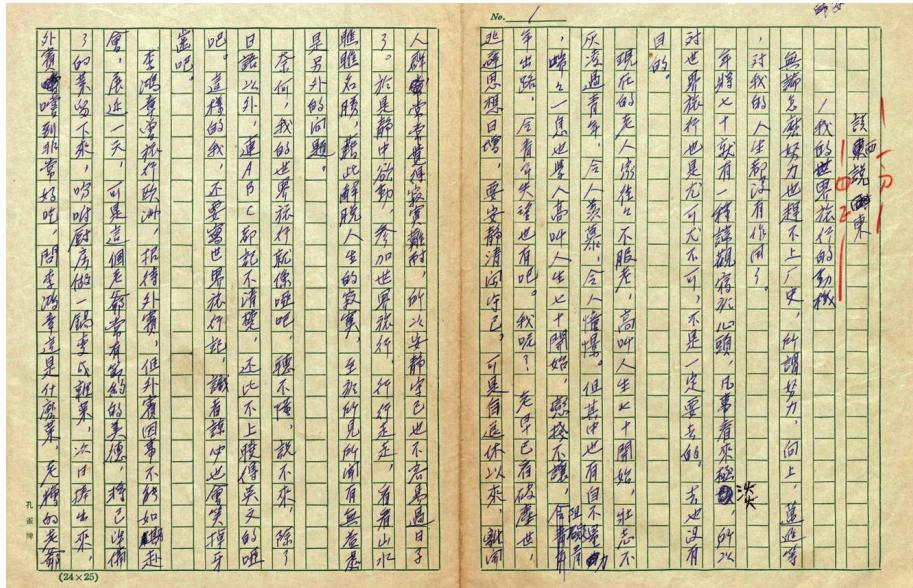


圖4 吳濁流《談西說東》手稿

圖片出處：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提供（吳濁流家屬捐贈典藏），影像可參閱「臺灣客家文學館網站」：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wu_zhuo_liu/wo_composition/wo_book/ew/800x600/3.jpg（2012年1月30日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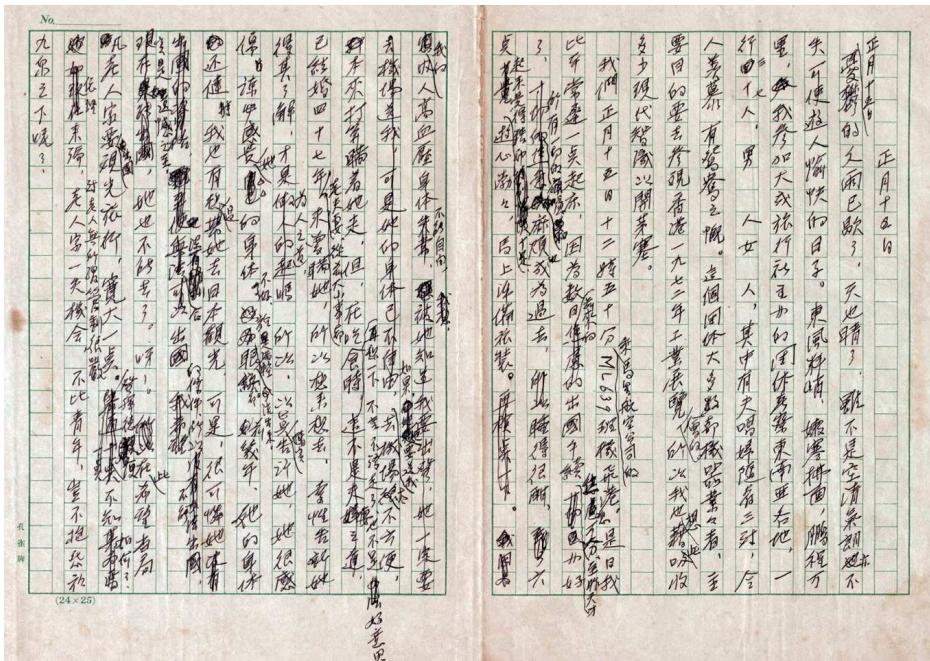


圖5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手稿

圖片出處：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提供（吳濁流家屬捐贈典藏），影像可參閱「臺灣客家文學館網站」：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wu_zhuo_liu/wo_composition/wo_book/es/800x600/2.jpg（2012年1月30日點閱）。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
- 于重宇，《二次大戰十大著名戰役》。臺北：靈活文化，2004年4月。
- 吳濁流，《晚香》。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71年10月。
-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臺北：臺灣文藝社，1973年5月。
- 吳濁流，《南京雜感》。臺北：遠行，1977年9月。
- 吳濁流，《功狗》。臺北：遠行，1977年9月。
-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1995年7月。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草根，1995年12月。
-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草根，1995年7月。
- 吳濁流，《濁流千草集》。臺北：龍文，2006年5月。
- 吳濁流，《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
- 呂新昌，《吳濁流及其漢詩研究》。臺北：前衛，2006年9月。
- 李怡善，《李洪九先生詩碑紀念冊》。臺北：新民印刷廠，1969年。
- 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02月。
- 林鎮山，《原鄉·女性·現代性》。臺北：前衛，2011年06月。
-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 - 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
稻香，1996年3月。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
化，2003年2月。
- 施正峰，《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1998
年10月。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2004年11月。
- 麥天樞，王先明合著，《中英鴉片戰爭：帝國之昨天》。臺北：風雲時代，
1996年11月。

- 張譽騰，〈博物館大勢觀察〉。臺北：五觀出版社，2003年11月。
- 鈕先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省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
- 廖炳惠，〈另類現代性〉。臺北：允晨文化，2001年5月。
- Duncan Anderson, Lloyd Clark, Stephen Walsh合著；趙宇清，孫玉澄譯，〈東線戰場〉。臺北：知書房，2004年5月。
- Detlef Bald著；蔣仁祥，王宏道譯，《核子威脅：1945年8月6日，廣島》。臺北：麥田，2000年12月。
- Dülffer, Jost著，朱章才譯，〈二次大戰與兩極世界的形成〉。臺北：麥田，2000年8月。
- Frances A. Yates著，薛絢譯，〈記憶之術〉。臺北：大塊文化，2007年4月。
- Sontag, S.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麥田，2004年10月。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ichael J. Hogan, 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aCapra, Domin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Young, J. E.,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シンガポール市政會，〈昭南特別市史〉。東京：日本シンガポール協會，1987年。
- ## 二、論文
- 李君如、彭盛裕，〈境外之鏡：自旅行文本中探索主體的心理投射〉，《人文社會學報》，2期（2006年3月）。

李力庸，〈戰爭與糧食：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米穀統制（1939 - 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2期（1996年12月）。

林呈蓉，〈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的社會變革——以《新建設》記事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33期（2009年6月）。

周婉窈，〈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107期（1995年3月）。

孫大川，〈被迫讓渡的身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當代》，212期，（2005年4月）。

馬智沖，〈沉默的記憶：圖說硫磺島戰役遺跡〉，《國際展望》，2007卷6期（2007年3月）。

張小虹，〈看，不見九二一：災難、創傷與視覺消費〉，《中外文學》，30卷8期，（2002年1月）。

黃心雅，〈創傷、記憶與美洲歷史之再現：閱讀席爾珂《沙丘花園》與荷岡《靈力》〉，《中外文學》，33卷8期（2005年1月）。

黃心雅，〈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30卷9期（2002年2月）。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文化意涵〉，《中大社會文化學報》，10期（2000年6月）。

陳瑾瑜，〈歷史的觀光展演：析論英國哈斯汀戰爭的歷史重演〉，《中正歷史學刊》，13期（2010年12月）。

陳佳利，〈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6期（2007年6月）。

陳慧玲，〈從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角度看吳濁流在日治經驗下的自我書寫〉，《東南學報》，29期（2005年12月）。

葉維廉，〈比較文學與臺灣文學〉，《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期（2006年2月）。

- 馬智冲，〈沉默的記憶：圖說硫磺島戰役遺跡〉，《國際展望》，2007卷6期（2007年3月）。
-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年4月）。
-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期（2007年9月）。
- 湯熙勇，〈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期（1999年6月）。
- 湯熙勇，〈日治到戰後初期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驗及其影響（上）〉，《臺北文獻》，直字137期（2001年9月）。
- 湯熙勇，〈日治到戰後初期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驗及其影響（下）〉，《臺北文獻》，直字138期（2001年12月）。
- 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臺大文史哲學報》，59期（2003年11月）。
- 賴維菁，〈不列顛之外的粉紅色世界——試讀安東尼·崔珞普的「澳洲行」〉，《中外文學》，27卷5期（1998年10月）。
- 鄭祖邦，〈現代性的戰爭論述—列寧與傅柯對克勞塞維茲的兩種解讀〉，《當代》，212期（2005年4月）。
- 簡義明，〈吳濁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以臺灣的研究成果為分析場域〉，《臺灣文藝》，159期（1997年10月）。
- 莊嘉玲，〈臺灣小說殖民地戰爭經驗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碩士論文，2002年。
- 吳智偉，〈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臺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吳密察，〈乙未之役（1895）的記憶與描寫〉，「集體暴力及其記述：1000–2000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2005年7月。

Historical Trauma and Memory of Traveling: War Writing of Wu Zhou-liu's Work

Shu-hui Lin*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wars is profound and long-lasting. Reading about Authors' writing on war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and memory of pain, and thus are also ways to face trauma. Wu Zhouliu had a long-term narrative history on his perspective of wars by writing novels, autobiography, Chinese poetry, and travel writings. These writings are impressive both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Wu's narrative meanings by applying research materials about war issues from Orphan of Asia, The Fig Tree: Memoirs of a Taiwanese Patriot, Taiwan lian qiao, Zholiu chien tsao ji, Fusan sichin, Tongy yachiu, Huanqiu Yincao, Miscellaneous Thoughts in Nanjing, Dongnanya Manyouji and novella Long Way Road, and elaborat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narratives on wars and oppressed memories, the absurdity of wars and military mobilization, travel writings on relics of wars and related reflections. The paper not only analyzes narratives on Taiwanese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s, or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war, participation in wars, control of food provisions and materials, but also explores the author's nostalgic thoughts on his visiting ancient battlefields in places such as China, Okinawa, England, Germany, and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events like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or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Keywords: war, trauma, collective memories, oppression, military , mobiliz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